

叶妈妈家住在院子里的67号。她不上班,叶爸爸一个人上班就可以把一家人养活得舒舒服服,他们家只有三个人,女儿叫小静。

所以叶妈妈就在院子里当了居委小组长。还有一个小组长叫彭妈妈。那时真会选小组长,因为这两个妈妈都教养好,说话轻语悄声,笑容温和。那个年代这个最小的社会职务,应该是没有工资的,却有蛮体面的位置,大家都服,都尊敬地当回事,所以她们指派打扫卫生,劝和争吵,每家都会说“好的好的”,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。这两个妈妈的眼睛里其实也是会闪出些厉色的,但那时还未等闪出厉色,事情已经顺风而去、日丽气和。那个年代,当居委小组长真是挺好,叶妈妈彭妈妈的日子里一定天天都有些权威的喜悦和蓝天白云。温和地为人做些事,被更温和地敬重,这应当是一个真实的文明群体的大指标。

我们小孩也敬重,见着一定会喊“叶妈妈”、“彭妈妈”!因为大人们人人都这么喊,喊得亲亲热热,笑容满面。像我妹妹那样还很小

的小孩不会喊,因为她还不知道敬重。我每天下午要走几站路到幼儿园去接她,牵着她的手走回家,叶妈妈看见了会说:“接妹妹回家啦?”

那一回看见了,她又说:“接妹妹回家啦?”妹妹伸出一只手,摊开了,说:“饼干!”

妹妹的手心里珍惜地握着两块幼儿园发的小小的动物饼干,妹妹又重复地说:“饼干!”她眼睛很圆地睁着,说得郑重其事,她的意思是要给叶妈妈吃,原来她也有些知道敬重。叶妈妈说:“妹妹自己吃,给哥哥吃一块。”妹妹就给我吃了一小块。而平时,妹妹早就在幼儿园里吃得精光,今天她是带给叶妈妈的。

我和叶妈妈家的门号紧挨着,我家是69号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那么粗心的人,竟然把一条羊毛围巾落在了我家和叶妈妈家两个大门之间的路上,那个年代,不是人人有羊毛围巾的;那个年代,我们家那个大院子里的每一条路上都干干净净,那时院子里也有专门的清扫工吗?我是一次也没有看见过,但我看见了这条蛮好看的围巾落在干净的水泥地上,我捡起来,

冬夜清寒,兼有一轮清寒的月亮挂在半空,寒透了,却并不彻骨,很舒服。

如果非要比较,冬月确实不如秋月,也不如春月,模糊些,有点儿朦胧,不是那么透亮。但也许与季候无关,只是今天空气浊一点罢了。我的南窗对着人家的北窗,北窗熄灯早,眼前早就漆黑一片。因有月色,香樟叶从漆黑中透出细碎的微光,粼粼闪烁。时交小雪,雪却不知在哪里,连轻霜也无,甚至看不到露蛛丝。人是一点都不像在过冬。电话中与朋友聊罢瓷器,捧起胎菊残茶慢慢喝,看圆月亮在檐边静静行走。满世界没有一丝声音,人们都睡了过去。

就这样一直坐着,不想上床去睡。在心里与自己聊着天儿。有时候想说话。月圆之夜,最适合找个人一块儿说点什么。找不到这个人,只好自己和自己说。说到深处,一样和醉酒般晕乎乎的,感觉醇美。慢慢说习惯了,反倒觉得和别人说话很费劲,不得妥帖,不如喃喃自语。李太白月下独酌,不就是在喃喃自语吗?

冬月虽好,冬茶易凉,惟有自语是暖和的。说到月色偏西,半睡半醒,以为做了个梦。分明睁着眼睛,又不像有梦。盗上美人在灯下看我,淡淡眉眼含着笑意。

这时候耳边有只虫子叫就好了。已经十年不养冬蛭蛭。

编者按:走过65年长路的《上海文学》杂志,凝聚着一个城市的文学记忆和时代风貌。几代作家和编辑的梦想和坚守,一脉相承,绵延至今。今起刊登一组《文学的香火》。

由巴金先生创办的《上海文学》已经65周岁了,作为一名老编辑,我跟她一同经历了风雨坎坷,也感受过她的辉煌和荣耀。虽然我离开编辑岗位30年了,但每每看到从《上海文学》走出来的作家发表新作,心中都升起暖意,不禁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。也想起很多熟悉亲切的老同事的名字:萧珊、茹志鹃、李子云、周介人、肖岗……

四十多年前,《上海文学》刚复刊,马上恢复了活力。那时,我们很注意培养上海的青年文学力量,经常组织作者们采风,还安排了一个月一次的文学交流活动。我们还编了一份《写作参考》,用于和文学爱好者的交流,我手头还保留着一份1979年第3期的《写作参考》,上有倪辉祥的小说《开心嫂》、

我是在西非洛美认识艾赫狄的。他现年25岁,瘦削,一双黑黑大大的眸子,老是泛着闪闪发亮的笑意;两片薄薄的嘴唇,老是藏着说之不尽的故事。

他的祖父拥有广袤的棕榈园和黄梨园,难得的是,家业殷实的老祖父,常常把价值观不动声色地藏在童话里,传授给儿孙。年幼时,艾赫狄最享受的,便是晚饭过后大家围着祖父盘膝而坐,听故事。

艾赫狄告诉我,洛美人都把蜘蛛当作是智慧的象征,他意兴勃勃地向我忆述了其中两则有关蜘蛛的故事。

故事之一:有只形体庞大而浑身赤红的蜘蛛,是村中智者。上至天文、下至地理,无所不通、无所不晓;就算是医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,也难不倒他。它不想和村民分享这些丰富的知识,但却想将之传授给自己的后代子孙。于是,它闭门谢客,利用很多年的时间,写成了一部很厚的百科全书。写毕之后,它在丛林里找到了一棵树干高耸而树叶茂密的大树,决定把它秘密地藏在树顶。那天早上,天泛鱼肚白,它怀抱着那部沉甸甸的百科全书,

抖了一下,走进67号,走上日式联体别墅的二楼,把它递到叶妈妈的手里。我对叶妈妈说:“在地上捡到的!”我是很兴冲冲的,把叶妈妈当成警察叔叔,她正在做晚饭,厨房里飘着辣椒味,她是湖南人,叶妈妈的菜烧得极好,我长大后吃过,长大后我在叶妈妈家吃过很多次饭,每次吃的时候叶妈妈都是站在边上看着我。我说:“吃啊,吃啊。”不停地为我夹菜。

叶妈妈把围巾的事情告诉了我妈妈,她说:“这个小孩好哟!”她说的“这个小孩好哟”大概还包含了我每天都接妹妹。我接妹妹的时候都是牵着她的手的,走几站路,从临青路走到宁武路,拐弯,从河间路走到隆昌路,走进院子,走进家门,我怕妹妹丢了,因为她非常顽皮,她是那种圆圆眼睛的顽皮!

后来我家搬走了。后来总是不言不语、温和笑着的知识分子的叶爸爸生病去世了。后来叶妈妈到院子的大门口负责管公用电话了,她需要工资,叶妈妈的漂亮的女儿也早早地去了叶爸爸的那个大工厂

可是那是那个年代多么贵重的诚意。

后来我又回到上海,当了大学生,有空也去看她,在她那儿吃饭,叶妈妈为我做菜,还不时走进房间看看我,为我倒茶,吃饭的时候,她站着或者坐着看着我,说:“吃啊,吃啊。”为我夹菜,把我当成那个每天接妹妹回家、捡到围巾的好小孩,她的女儿小静则是坐在对面笑着说:“妈妈,人家都来不及吃!”小静有时还会和我说说她阅读的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……小静已经在工厂里上了很多年班了。

我外祖母八十岁的时候,在绿杨村饭店吃饭,我们只请了叶妈妈一个不是家里的人,我对她说:“叶妈妈,你八十岁的时候我

辑部,完全是出于对自己作品的珍爱。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,十分珍惜这第一次发表的机会,但他更在意自己的创作意图。后来他耐心听取了我们对他的文章分析,做了适当的修改。修改过的小说终于刊登在后一期杂志上。这是他的处女作,由此开启了他之后成为专业作家的写作之路。

我跟作者交流,有时思想往往保守,这亦或是年龄的差异,亦或是职业的“把关”心理,为了稳妥,不免有些跟不上年轻人的思维和叙事的角度。记得陈村在当时的一篇小说中有一段写青年男女接吻的细节,描述女孩觉着接吻不卫生,要用手绢隔开,我感觉小说中写这些不妥,建议作者删去。现在想想有些好笑和抱歉,其实小说中如果有那么贴近生活的一段,应该能为作品增色。

程乃珊以写上海的世态人情、弄堂

生活见长。她当时任教于沪东的一所中学,交流平台发出的创作活动通知,给予了她请假之便,她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,每次都会认真准备作品之。她的作品题材多出于她生活的阶层,上海老金融圈和专家学者、知识分子。她要用自己的语言写她熟悉的一群人,编辑部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支持。她的写作特点得到了施展,弥补了老上海旧事旧人的这一缺,成为他们的代言人,并在文坛占有一定位置。

《上海文学》以人文情怀的热度,65年来,发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,许多在文坛上挑大梁的知名作家的处女作、成名作是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的,而他们也一直关心、感恩、支持着曾把他们推上文坛的《上海文学》。

文学的香火 责编:殷健灵

蜘蛛的故事

(新加坡)尤 今

偷偷潜入丛林里。它最钟爱的孙女,因为好奇而悄悄地尾随着它。红蜘蛛怀抱百科全书,攀爬上树,但是,爬行不久,便因为承受不了怀里的重量而狼狽地跌落下来。它屡试屡败,硬是无法把这部呕心沥血的百科全书妥帖地送上树顶。这时,一直躲在暗处偷看的孙女忍不住现身了,它说:“爷爷啊,您试着把百科全书驮在背上,我保证您能顺利把它送上树顶。”红蜘蛛依言而行,让背部承受所有的重量,果然不费吹灰之力,便把百科全书送到树顶了,真可说是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”啊!红蜘蛛坐在树顶,沉思半晌,突然大彻大悟了——众人拾柴火焰高,唯有集思广益,集腋成裘,才能形成百川归海的浩瀚磅礴。想通之后,它把百科全书用力朝树下砸去,脱落的书页散满一地,书里的学问却长了翅膀,飞向世界各地。

艾赫狄诙谐地说道:“我爷爷说啊,这就

帮你过!”叶妈妈笑呵呵地说:“那是我的福气哦!”可是叶妈妈却不见了踪影。是小节告诉我们的:“妈妈去湖南老家的时候走了!”

我在这样想着、写着的时候,桌上照例有一杯咖啡,它在粉红色的醴陵杯子里,那是我结婚时叶妈妈送的,她送了我一套醴陵瓷器,提着走到我家,说:“叶妈妈没有好东西送给你哟!”

我一直把它们当成最好的东西留着,经常喝,经常想念。她唯一的女儿小节后来也生活得非常好,叶妈妈也一定知道。

“叶妈妈,我是你喜欢的那个好小孩。”

当今中国书坛,百花齐放、人才辈出,然行、楷、草样样精通且个性鲜明者,寥若晨星,周慧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正如中国书协副主席林岫所言:“当代书法的大小潮水皆自有来去,待到潮水退去,看那风云过处,其中必有一座书灯塔明辉熠熠,那就是周慧珺!”

周先生虽身负重荷,但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自学书之日起,在当代名师的指点下,日日临池,终成大家。尤其书于米芾,取其真諦,善于八面用锋,用笔时如同风樯阵马,淋漓痛快,时如闲庭信步,悠闲恬静,时如翩翩公子,玉树临风,时如公孙舞剑,四面灵动。看过周老书法作品,才知“书到造极登峰处,纸上神行手不知”此言不虚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周先生出版了其第一本行书字帖《鲁迅诗歌选》,恰如一夜春风,唤醒了社会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追求,短短几年就销售一百余万册,

也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“周粉”。随后,周先生还先后出版了《古代爱国诗词行书字帖》《草书千字文字帖》《三字经行书字帖》《周慧珺行书杜甫诗选》等字帖,都是供不应求,一版再版,可见周先生“粉丝”之多。

2016年4月16日,“周慧珺从艺60周年书法作品展暨周慧珺书法学术研讨会”在上海市文联展馆隆重开幕,为铁杆“周粉”提供了一次相聚、相识的机遇。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,有的带去了珍藏多年的周先生的作品,有的带去了心血凝结的论文,更多的是带去了对周先生满满的崇拜。大家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,临别赠言,依依不舍,并组建了“周慧珺粉丝书法交流群”和“周慧珺书法不限粉丝群”。2016年10月15日,周慧珺书法艺术馆开馆之日,铁杆“周粉”们在上海举办了首次“周慧珺书法粉丝群书法展”,充分展示了铁杆“周粉”扎实的书法艺术功底,诠释了铁杆“周粉”对周先生书法艺术馆开馆的祝福之意。

2018年,喜逢周先生80华诞,经群友商量,决定在上海举办“祝贺周慧珺诞辰80周年书法展”,再次表达对周先生的崇拜之情和祝福之意,并将所展作品编册成书,以留纪念。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的成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绕不过的一座高峰。从艺60年多来,她一直都在书法苦旅中艰难跋涉、不断探索,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书法艺术宝库,还为我们树立了一座虚静修业、自然恬淡的为人丰碑。传承“周体”书法艺术并将其发扬光大,这是铁杆“周粉”的心愿,也是出版《祝贺周慧珺诞生80周年书法展作品集》的初衷。

作为《我与地坛》的责编,既骄傲也感动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是现今互联网的起源了。”

我哈哈大笑,睿智的洛美人不但通过奇思妙想把科技与童话紧密结合,还把“掠美”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哪!当然,最重要的是,故事里灌注了必要的价值观念。

故事之二:皇帝要招驸马,禽鸟虫兽全都前来应征。为了测试未来驸马的忍耐能力,皇帝找来了全世界最为辛辣的辣椒,要求应征者在咀嚼辣椒时,不准发出任何声音,只能默默吞咽。辣椒一入口,便如火燎平原,应征者无一不发出痛苦的叫声,一时“嘘嘘”、“哎呀”、“天啊”等等叫声不绝于耳,当然也就一一被淘汰了。轮到蜘蛛时,只轻轻一嚼,它便辣得飙泪,大声呼叫:“大王万岁!”结果呢,龙颜大悦,蜘蛛也成了驸马。

艾赫狄笑嘻嘻地说道:“同样是开口喊叫,但是,效果天差地别。我们在开口之前,能不思吗?”

我觉得艾赫狄是个幸福的人,因为他亲爱的祖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,持续不断地以寓意良善的童话故事熏陶出他今日的好修养。



冬日闲情图 (中国画) 赵澄襄

也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“周粉”。随后,周先生还先后出版了《古代爱国诗词行书字帖》《草书千字文字帖》《三字经行书字帖》《周慧珺行书杜甫诗选》等字帖,都是供不应求,一版再版,可见周先生“粉丝”之多。

2016年4月16日,“周慧珺从艺60周年书法作品展暨周慧珺书法学术研

讨会”在上海市文联展馆隆重开幕,为铁杆“周粉”提供了一次相聚、相识的机遇。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,有的带去了珍藏多年的周先生的作品,有的带去了心血凝结的论文,更多的是带去了对周先生满满的崇拜。大家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,临别赠言,依依不舍,并组建了“周慧珺粉丝书法交流群”和“周慧珺书法不限粉丝群”。2016年10月15日,周慧珺书法艺术馆开馆之日,铁杆“周粉”们在上海举办了首次“周慧珺书法粉丝群书法展”,充分展示了铁杆“周粉”扎实的书法艺术功底,诠释了铁杆“周粉”对周先生书法艺术馆开馆的祝福之意。

2018年,喜逢周先生80华诞,经群友商量,决定在上海举办“祝贺周慧珺诞辰80周年书法展”,再次表达对周先生的崇拜之情和祝福之意,并将所展作品编册成书,以留纪念。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的成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绕不过的一座高峰。从艺60年多来,她一直都在书法苦旅中艰难跋涉、不断探索,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书法艺术宝库,还为我们树立了一座虚静修业、自然恬淡的为人丰碑。传承“周体”书法艺术并将其发扬光大,这是铁杆“周粉”的心愿,也是出版《祝贺周慧珺诞生80周年书法展作品集》的初衷。

作为《我与地坛》的责编,既骄傲也感动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文学的香火 责编:殷健灵

文学的香火 责编:殷健灵

文学的香火 责编:殷健灵